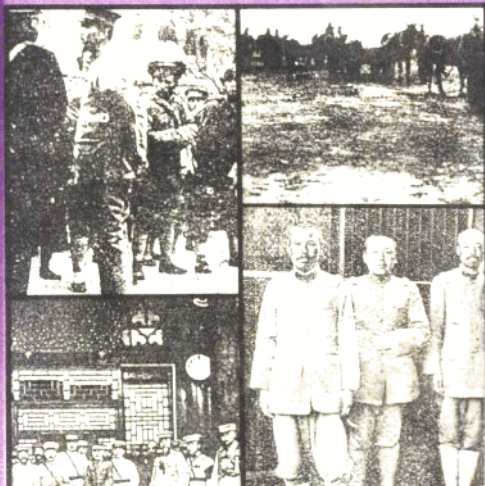


系列丛书

北洋军阀



吴佩孚



韩仲义

目 录

第 1 章	像一朵被巨浪戏弄的浪花，他被残酷的历史抛弃了	1
第 2 章	假如张作霖逼人太甚，北伐军那里还给我留着一个副总司令的位子	16
第 3 章	我早说过，杀我吴佩孚的子弹还没造呢	30
第 4 章	列车上，坐着一对相濡以沫的父女	51
第 5 章	受伤的狮子舔着伤口，它的同伴正想把它变成美餐	64
第 6 章	在一个寒冷的夜晚，三个患难中的知己相遇了	80
第 7 章	在一间密室里，一条虐杀吴佩孚的毒计出笼了	97
第 8 章	这还用人家来打吗？自己就把自己打倒了	115

第 9 章	吴佩孚倒锁房门，三天三夜水米不 进，借酒浇愁.....	138
第 10 章	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信念之墙，转 瞬间坍塌了.....	156
第 11 章	诸位如果识趣，就在“认捐书”上 签字，否则.....	177
第 12 章	直系像一条风雨飘摇、四处漏水的 破船，没有指望了.....	197
第 13 章	虚假的平静只持续一周，就被接踵 而至的危机打破了.....	216
第 14 章	好啊，多精彩的一幕！这倒很符合 途穷匕首见的味道.....	231
第 15 章	吴佩孚刚离郑州，奉军就成了这里 的主人.....	249
第 16 章	他是一只折断羽翼的鹏鸟，当年的 浩然之气没有了.....	268
第 17 章	弟子愿皈依佛门，永绝尘寰	286
第 18 章	抱.....紧.....我，亲.....我	304
第 19 章	一场生离死别的痛苦场面	322
第 20 章	我是快乐的小蜜蜂	338
第 21 章	襄河水不倦地流，似为这千古悲歌 呜咽.....	354
第 22 章	“大帅行辕”的旗帜，终于飘在白 帝城上空.....	369
第 23 章	蒋介石咄咄逼人，一刻也不让他安	

	生.....	384
第 24 章	一路风声鹤唳逃到云雾山	401
第 25 章	吴假祝寿之名,密谋串联,结纳同 类.....	417
第 26 章	他的努力没有白费,扬眉吐气的一 天终于到来.....	433
第 27 章	沉寂一年的河市坝,突然热火起来了.....	453
第 28 章	总算苍天有眼,重新给我一次机会.....	470
第 29 章	梦,恶梦,幻梦,光怪陆离的梦.....	486
第 30 章	莫道春来便归去,江南虽好是 他乡.....	501
第 31 章	老夫不进你的城,也不上你的 当了.....	517
第 32 章	纵横捭阖,志在必得,结果空忙一场	536
第 33 章	这不是酒,是东北 3000 万同胞的血 泪呀.....	553
第 34 章	三个怀着不同目的的来访者	569
第 35 章	自辱其身,便是自辱其国.....	587
第 36 章	土肥原七拐八绕,终于宣示了真意.....	604
第 37 章	芦沟桥的隆隆炮声,惊碎他的迷梦.....	619
第 38 章	土肥原毫不气馁,继续发动凌厉攻势.....	636
第 39 章	土肥原终于想出移花接木的毒计	657
第 40 章	辽海故家人几在,华亭清唳世空怜.....	679

第 1 章

像一朵被巨浪戏弄的浪花，
他被残酷的历史抛弃了

……血，铺天盖地的血，波涛汹涌的血！

成千上万的血肉之躯，在血海中沉浮、挣扎、呻吟、搏击。有的残肢断臂，有的血肉模糊，有的衣衫褴褛，有的赤身裸体。这些血躯有来自羊楼司战场的，有来自泸州战场的，有来自榆关战场的，也有来自汀泗桥战场的……一批又一批，一片又一片，成千上万，成千上万，他们呼号着，腾跃着向他追魂索命。他的船颠簸在血海里，飘荡在血躯上，张方严、张其铨、白坚武等人，拼命地划呀，划呀，想摆脱他们的追逐，但怎么也无法摆脱。那血淋淋的手抓住船帮，那血肉模糊的头跃出血水面，被他挥刀一次次砍下去，砍下去。但他越砍越多，精疲力竭，再没有丝毫力气了。终于，小船被血浪掀翻，身子被血海淹没，他“啊”地惨叫一声，坠入茫茫血海之中，一股砭骨的寒气直透背胸……

“大帅，大帅！”贴身卫兵小廖惊叫着跑进来，“您怎么啦，

怎么啦？您醒醒，醒醒啊……”

“滚开！”似醒非醒，仍没脱离梦魔的吴佩孚拔出手枪，“啪啪”朝卫兵连开两枪，卫兵应声倒在血泊里。

吴佩孚惊醒了，原来是一个恶梦。

血红血红的朝阳，透过东窗照得室内一片血红。卫兵小廖安详地俯卧在木质地板上，本来就白如少女的脸，现在白得像一张粉莲纸；一缕血染的黑发，俏皮地复盖着明亮的额头。那高高的眉骨上又黑又细的柳叶弯眉，那镶在薄薄眼睑里的大眼睛，那精灵隽秀的高鼻子，那刚刚钻出茸毛的巧嘴巴，都安详静穆地睡着了。正是他，这个22岁的小卫士，在几天前的汀泗桥激战中救过他的命，现在他年轻的生命，稀里糊涂地结束在他的枪口下！

吴佩孚沮丧地站着，看着一动不动的卫兵。

张其锬气喘嘘嘘地跑进来，看看倒地的卫兵，看看心力交瘁的吴佩孚，情不自禁地发出一个“这……”字。吴佩孚慢慢走到躺椅旁，把滑落在地上的黄呢大衣拿起来，轻轻盖在小卫士身上，然后痛苦无力地向张其锬挥了挥手。张其锬向窗外喊了一声，进来两个卫兵，诚惶诚恐地将同伴抬出去。

吴佩孚面壁而立，目光停留在月份牌上：

中华民国15年9月8日。星期三。阴历丙寅年八月初二。

他还在为恶梦和误杀心神不安。张其锬茫然若失地站在他旁侧，不知话从何处说，不知说什么好。二人许久一言不发，默然而立。忽然，张其锬看到吴佩孚那干涩的眼睑里，“噗噜噜”滚出两颗泪珠，很快消失在憔悴的脸上。他再也控制不住

自己，赶忙捂着脸把头扭向一边。

吴佩孚这个“弄潮儿”，时代的骄子，多年来，一直站在风口浪尖上推波助浪，叱咤风云，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。他的一言一行，一颦一笑都会成为国内外报纸津津乐道的新闻。自民国 11 年 7 月，到民国 13 年 9 月两年多的时间里，成为他一生中登峰造极的鼎盛时期。亲赴洛阳使署访谒吴佩孚的名流雅人不绝于途，谋差求职者如过江之鲤。在造访者中，有国务总理、政府部长、外国全权公使、各省督军省长、蒙古王公、硕儒文豪、国内外专家学者，乃至外国元首特使，日必数起之多！尤其民国 12 年他 50 岁生日时，前来祝寿的中外名流，朝野人士多达千人。连一代巨儒康有为、张謇等人也都起劲地吹捧他。曾几何时，他像一片被狂风吹到角落的落叶，像一朵被巨浪戏弄的浪花，被残酷的历史抛弃了，捉弄了。这种心理的失衡，感情的倾斜，使他百念俱灰，肝胆欲裂……

“子武兄……”吴佩孚很有感情地说。

“不敢。大帅……”张其铨受宠若惊。

“我们相交 8 年了吧？”

“是的，大帅。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民国 8 年夏天，在衡阳。”

“是啊，”吴感慨而颇有讥讽味道地说，“那时，我们大谈诗词歌赋，琴棋书画，像数理占，兵书战法……连推背图、麻衣神相都谈到了。忘记吃饭，忘记休息，忘记睡眠，忘记时间，关起门来谈了三天三夜。颇有‘隆中对’的味道，唉，可惜啊，你不是孔明，我也不是刘备……”

“大帅的匡世奇才，非刘备可比。”

“唉，别关死门做皇上——自尊自大了。我算什么？一钱不值，我……败得好残哪！”吴佩孚声音颤抖了。

“大帅，”张其锬安慰道，“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何必耿耿于怀？我们还有精兵 20 多万，比当年刘皇叔将不过百员，兵不过千人，甚强百倍嘛。”

“唉，精兵，什么精兵！土匪，兵痞，大烟鬼，白面客，哪来的精兵哪？”

谈话再度陷入沉默。

张其锬广西桂林人，逊清著名进士。曾先后担任湖南武军统领、军事厅长等职。1917 年吴佩孚屯兵衡阳，受湖南督军谭延闿之命，与吴佩孚签订互不侵犯条约。二人相见恨晚，义结金兰，从此成了吴佩孚股肱之臣。对吴佩孚的政策策略颇有影响。这个皮肤黧黑、身材矮小、其貌不扬的“广西猴子”，是个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的精细人。他善于钻研、揣摩吴佩孚的心理，投其所好，言其所愿，察言观色，巧于心计，甚得吴的青睐。八年来，他一直担任要职。后来，白坚武来了，此人风流倜傥，思路敏捷，且年轻有为。二人争宠斗胜，展开激烈角逐。张其锬的信条是：面对吴佩孚这样精明领导，要阴谋诡计是危险的，只有俯首贴耳地臣服才是上策。因此，他手握重权而不飞扬跋扈，权位俱极而不得意忘形，遭到贬斥不衔怨牢骚，身处逆境不垂头丧气，永远闷着头做事，夹着尾巴做人，含而不露，隐而不发，瞻前顾后，居安思危。始终甚得吴佩孚的青睐……因此，总处于不败之地……

过了一会儿，吴佩孚突然站起来，在地上踱来踱去。顿时，他恢复了桀骜自信，永不服输的本性。他向来就没有军人的体

魄，却有学究的风度。他那瘦高的身材，散漫的举止，以及长期伏案工作、嗜读所形成的驼背，都影响他成为一个标准的军人形象。但他那双熠熠生辉、明察秋毫、含着狡黠、暴戾和戏谑人生的大眼睛，永远那么威严、冷峻和盛气凌人。在这双眼睛前，多么练达的部下或对手，都会望而生畏，不寒而栗的。

“他妈的！”他忽然站住，咬牙切齿地骂道，“靳云鹗阳奉阴违，孙传芳坐壁上观，刘佐龙投敌叛变，各部队迟迟不前，致使汀泗桥一战败北，汉口汉阳相继失守。我吴佩孚好窝囊，好霉气。我要报复，报——复！子武，给孙传芳发电，骂他个狗血淋头！”

“大帅呀，”张其铨赶忙劝解道，“现在万不可意气用事，务要委曲求全，否则，咱直系就真的没有希望啦。”

“子武兄，这口恶气难出啊！”吴佩孚声泪俱下，颓然坐在椅子上。

“大帅，气可鼓不可泄。事到如今只有卧薪尝胆，愤发图存。给孙传芳发电的事交给我办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应研究一下防务之道，不能一败再败。”

“啊，我究竟错在哪里，哪里呀？”吴佩孚仰天长叹，“我没有才能吗？我没有智慧吗？我不勤奋刻苦吗？我不爱国吗？这几天我在想，在想，谁能告诉我，告诉我啊？……”

“大帅，自古不以成败论英雄，天下没有不败的将军，要紧的是如何汲取教训。”

“好，你把靳云鹗叫来，我有话说。”

“大帅，万不可……”

“你放心吧。”

张其锬迟疑地去了。吴佩孚绕室徘徊，陷入沉思。

……靳云鹗是北洋政府总理靳云鹏的胞弟。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，成为吴佩孚手下的第一号大将。他喜弄权术，野心勃勃，素为吴佩孚所不喜。吴佩孚几度将他免职，又几度被迫使用他。历史命运总是把他们连在一起，因此，有人说他俩是一对离不开、拆不散的“活冤家”。

1917年，靳云鹗只是鲁军一团长，后隶属曹锟麾下。曹锟为讨好其兄靳云鹏，次年就保荐他当了旅长，但由于吴佩孚对其乃兄的厌恶，因而也就不能见容于他。

那是1920年，为打赢那场直皖战争，吴佩孚几乎调动了他所有的军队，就是不理睬靳云鹗。战后，直军的旅长一律升任师长，唯独没有靳云鹗的份儿。

1921年的湘鄂战争中，靳在曹锟说劝下被吴调到鄂南与湘军作战。战后连打了败仗的孙传芳、寇英杰都由旅长升任师长，靳云鹗反以“轻敌冒进”受到申斥。

次年4月，第一次直奉战争打响，靳云鹗为强固河南大后方立了大功，但在授奖名单中还是没有靳云鹗。后来经曹锟说情，吴佩孚才勉强同意升他为第14师师长。

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。吴军倾巢出动，独靳部仍留河南。不料，这次靳却因祸得福：吴的十几万嫡系部队全军覆没，独靳部实力不仅得以保存，而且还有发展。吴佩孚惨败后转入河南，曾拟调靳部到豫北堵击国民军。靳云鹗积怨难平，心怀异向，遂借口饷械两绌，迟而不发，致使吴佩孚流亡岳州，几乎丧命。从此，吴靳积怨尤深。

1925年秋，吴佩孚东山再起，自任14省讨贼联军总司

令。吴靳出于私己利益再度携手，靳在孙传芳帮助下，一举夺下河南。论功行赏，河南督军之职当属靳云鹗，但吴却发表寇英杰为督军，只给他一个有职无权的省长之职。从此，吴靳矛盾更趋激化。靳为自寻出路，曾勾结孙传芳、冯玉祥、张宗昌另立山头。吴怀恨在心，趁其北上会晤张作霖，靳到车站欢迎之际，出其不意将靳免职，给了他个陕西督军空头衔，而当时的陕西尚在敌手。

这次北伐军连克诸城，直逼汀泗桥，北洋军连连败北，形势异常危急。靳云鹗在鸡公山坐壁上观，不予援救。直到曹錕出面劝说，晓以利害，他才于9月初纠合阎日仁、高汝桐、任应岐等亲信发兵南援。但终因贻误战机，靳部刚到武汉不几天，就被咄咄逼人的北伐军打得一败涂地。

吴对靳为何一再压制呢？

首先，其兄靳云鹏是皖系骨干，国务总理，政治上的对立面。如果吴重用其弟，等于给自己的政敌帮忙。其次，吴佩孚刚愎自用，难以容人；靳云鹗性情倔强，不似其它将领那么唯命是从；加之靳云鹗能力较强，野心较大，吴怕他成为“冯玉祥第二”，因而不放心。其三，直皖战后，靳云鹏二次出任总理，曾拉拢王占元、田中玉、李厚基等人欲搞独立派系。因此，吴对其兄弟二人更加注意防范了。……

“报告！”靳云鹗的喊声打断了吴的回忆。

“进来。”吴佩孚快快地说。

门开处，面目清癯，身材消瘦，身着中将军服的新云鹗走进来。

他年约40岁，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得多。稀疏的半

截眉，高高的眉楞骨，一张豆鼠嘴，两面瘪猴腮，一双深藏在眼窝里讳莫如深的小眼睛。这一切，无不给人以阴鸷、贪婪、老谋深算的印象。他像大多数军阀一样，吃喝玩乐，狂嫖滥赌，疯狂地聚敛财富。在鸡公山有他豪华的别墅和十几房小老婆……

“大帅，我来了……”他懒洋洋地说。

“荐青你坐下，咱们谈谈。”吴佩孚虽有一肚子火，但想到今日之处境，也无力计较了。

靳掏出手绢，掸掸椅子，散漫地坐下去，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。半天才在喉咙里含混地吐出两个字：“说吧。”

“到孝感了，”吴耐着性子说，“总不能这样跑下去，你对攻守有何打算？”

“唉，事已至此，还有什么打算？”靳脸朝着窗外，不凉不酸地说。

“孝感、广水一带有我们多少军队？”吴压着火问。

“都乱了套，谁还说得清？”靳嘟囔着说。

“啪！”吴一拍椅背站起来，提高声调说，“别忘了，你是联军副总司令！”

“可你是联军总司令。”靳不慌不忙，反唇相讥。

“谢天谢地，你总算没忘记我是总司令！”吴把声调提高了八度。

“幸亏我没忘记……”靳仍慢条斯理，这无疑更气人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吴近乎咆哮。

“惨败至此，难道你没有责任？还有脸发火？”

“那是你见死不救！”

“你不是早撤我职了吗？”

一句话顶得吴张口结舌。他那颗伤痕累累的心在流血，在哭泣。是啊，他能说什么呢？要是以往，他早就发火骂娘，甚至撤他的职，关他的禁闭；要是以往，吓死他也不敢这样顶撞他。可是今天，他对他却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因为，名义上他还是一个有16个整师，20多万人的总司令；可实际上，除于学忠、寇英杰、阎治堂、刘玉春等少数部队外，都不是他的嫡已部队。刘玉春正在武昌被围，全军覆没只是时间问题。其他大部分是靳云鹗的嫡系或接近靳的部队，再有一部分是吴佩孚草草收编的土匪。如果现在跟靳云鹗决裂，等于自取灭亡。想到这里吴的态度只好缓和下来，耐着性子，自解自嘲地说：

“我又发脾气了，原谅我。”

靳云鹗暗自撇撇嘴，不理他。吴佩孚接着说：

“荐青，过去有些做法是我的不对，我很后悔。我们之所以惨败，在于内部离心离德。今后，我们再也不能闹成见了。只有精诚团结，卧薪尝胆，才有出路……”

过去，靳云鹗不管走到哪里，不管在干什么，都觉得有一双犀利、阴鸷、暴戾的眼睛在看着他，使他不寒而栗，瑟瑟发抖，不敢越雷池半步。他非常恼恨自己，心想：“天哪，我为什么这么熊包？难道我要怕他一辈子吗？”自从吴佩孚一次次失败以后，他渐渐硬起来，觉得吴佩孚“不过如此”，没什么“了不起”。今天，直军惨败至此，他曾有脱离吴佩孚，要么另立山头，要么投降北伐军的念头。但因其一，局势玄黄未判，蒋介石未必能成功，操之过急，会遗憾终生；其二，自立山头，人马还嫌太少，众将未必信服，恐怕独立难支；其三，吴佩孚虽然失败，但还有影响力、号召力、威慑力，要建立霸业暂时还用得着他。

出于以上考虑，他觉得还不应该同他把关系搞僵；再说，一头从不服输，从不认错的倔牛，今天能说出这样“讨好”部下的话，已经很不容易了，该适可而止了。于是，他说：

“好吧，我服从大帅。”

“我想在孝感、广水一带组织两条防线，拒蛮军于孝感以南，然后我们再相机进攻武汉。你看怎么样？”吴平静地说。

“好是好，怕由不得我们，你看……”

吴撩开窗帘，眺望车窗外。见铁路上，公路上，田埂上，到处是仓皇逃窜的败兵。他们有的拄着拐杖，有的相互搀扶，有的骑着水牛，有的赶着猪羊，挑着鸡鸭；死伤的战马，丢弃的辎重，推倒的战车，比比皆是。由于战争，由于拉夫抓丁，铁路两侧几十里几无人烟。青壮年避祸他乡，老弱病残痛苦呻吟。加上一个月来，全国各地发生大风、冰雹、霍乱、瘟疫，河堤决口，洪涝灾害，百姓背井离乡，苦不堪言，鄂北豫南地区连日发生水患，使得军心涣散，粮草不济，的确很难组织有效的防守。

“不管怎样，”吴拿起教鞭，指着地图坚决地说，“我们不能把孝感以北广大地区白白让给党军！你听着：我的总司令部设在信阳，你的副总司令部设在广水，我军第一道防线设在孝感以南80里的横店。我们要分三路向武汉反击：田维勤部为中路，由孝感前进；你为左翼，由潏口前进；马济为右翼，由应城前进；我亲率阎治堂、梁寿恺、魏益三各部应援。同时，我电调王维城、王为蔚等部迅速南援，开到武胜关待命！你马上召集将领开会，传达我的命令。”

“好，我这就去。”靳云鹗无可奈何地说。

这里正说着，忽然列车“咣当”一声巨响，“吱——”一声啸

叫，猛地停下来，桌上杯盘纸墨都跳动起来，衣架橱柜左右摇晃，车窗玻璃有的被震碎，吴、靳二人踉跄倒地。枪声、手榴弹声夹杂着叫喊声震耳欲聋。吴佩孚爬起来骂道：

“他妈的，怎么回事？”

他们走到车窗前张望，见车站上机车左一辆，右一辆停在路轨上，有的列车像遍体鳞伤的长蛇，可怜地僵卧在地上；有的车厢青烟缭绕，余烬未息。那些溃兵气势汹汹，横冲直撞，上车的、下车的、奔跑的、斗殴的、抢东西的，骂娘的、乱放枪的……乱马交枪，吵吵嚷嚷，枪声大作，混乱不堪。

吴佩孚掏出手枪，正要下车察看，这时参谋长蒋雁行、秘书长张其铨一高一矮，一胖一瘦，慌里慌张地走来。蒋雁行风声鹤唳地说：

“大帅，不要出去，外面发生了兵变！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吴急问。

“刚才机车紧急制动，”蒋雁行鼓动着一双厚嘴唇说，“就是因为有人在前面设置了障碍，堵塞了铁路，造成了运输瘫痪。变兵们正叫嚷着要与大帅算账，追回欠饷。情况十分紧急。”

“他妈的，”吴骂道，“欺侮到老子头上来了！知道哪部分吗？”

“还不知道，他们把佩带的番号都掠去。还要强行检查过往车辆，声言把吃的用的全留下！”

“谁在这里驻防？”吴问靳云鹗。

“按说应该是任岐部。”靳说，“不过，部队流动太大，难以准确判断。”

“荐青你去吧。”吴佩孚对靳云鹗说，“一是让他约束自己的部下，好好维护铁路沿线秩序；二是组织兵力，对变兵迅速弹压；三是开好军事会议。其他的事你不必管了。”

“好吧，我去了。”靳云鹗懒洋洋地说。

说罢，靳也不敬礼，松松垮垮地去了。这时，蒋雁行才向吴佩孚吐露真情：

“大帅，据我们的内探调查，兵变是庞炳勋部……”

“什么？庞炳勋？”吴异常震惊，“他跟我十来年，怎么会……”

“消息比较可靠。”张其鏗证实说。

“据内探报告，”张其鏗压低声音说，“庞炳勋跟匪首樊钟秀过从甚密；跟土匪头子洪彦德关系不一般；跟党军（北伐军）也有勾结。”

“有什么证据？”吴问。

“庞炳勋曾接受过樊部和党军提供的饷械。”蒋雁行说。

“啊！”吴佩孚叹道，“真是知人知面难知心哪！”

去年，吴佩孚第二次出山时，为了壮大势力，把樊钟秀、洪彦德、李振亚等占山为王的土匪草草收编，给以师长、旅长等头衔。但这些人匪性不改，到处烧杀抢掠，百姓恨之入骨。吴佩孚对他们约束不敢太严，只好一眼睁一眼闭。他们为追索欠饷，曾几次发生兵变，早想拉队伍单干。这次吴军战争失利，樊钟秀、洪彦德早就举起反旗，打家劫舍，扰乱后方，这次又与庞部勾结起来，制造事端。因这些部队大多接近或倾向靳云鹗，所以，刚才当着靳的面，蒋张二人未便深谈。吴佩孚也领略其中隐情，故而把靳云鹗支开。吴佩孚走来走去，思考对策，忽而

站定说：

“这样吧：一、给王维城、王为蔚发急电，让其火速率部南来，在孝感一带设防；二、迅调京绥警务处长王志清率护路车队南下，排除故障，保护铁路之畅通！”

“是。我马上去发。”说着，蒋雁行大步流星地走了。

蒋雁行，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批毕业生。蒋方震、吴禄贞、张绍曾等名流，都是他同班同学。因此，他的资格很老。他曾在袁世凯政府当过北京训练总监、讲武堂堂长，在袁复辟帝制活动中十分卖力，曾几次做为特使，穿梭于北京、南京、合肥之间，劝说冯国璋、张勋支持帝制。并在袁的授意下，当过保定军校校长，军校的几任校长和教官，大多是日本士官学校出身，曹锟感到不放心。1922年改派老武备学堂出身的张鸿绪当校长，极力排挤士官派。结果，几十名士官派军官相继离去。其中20多人投靠了张作霖。张雁行便是其中之一。张作霖对外省人更不放心，蒋雁行等并未得以重用。后来，他又跑到武汉投在吴佩孚的门下，当了一名参议。这时，章太炎在联奉反冯问题上，与吴发生了矛盾，章毅然离去。蒋雁行接替他当了参谋长，蒋雁行本想一展抱负，以报吴佩孚的知遇之恩，但他很快痛苦地发现，直系已是日薄西山，不可救药了……

这时，枪声、爆炸声更紧，更近了。吴佩孚固执地说：

“不行，我还是要下车去看看！”

“大帅，”张其铨劝道，“可不行，这列车一旦暴露身份，保卫工作就更难做了。外面很乱，情况又复杂，还是不要去冒险吧。”

“我不去指挥谁能打退叛军？”吴佩孚急得走来走去，气极